

風船演義

INTO THE AIR

Created by
Moses IU Heilun



序一

「父與子」一向是漫畫家喜愛的題材，由德國漫畫家 E.O.Plauen 的《父與子》（Vater und Sohn）、王司馬的《牛仔》，以至拙作《Hello World》，無論時代和故事背景多麼不同，都同樣反映了父子之間一段或許是一生之中最純粹、最親密的關係。

長大了，父子關係往往變得不大好說，很多時，點頭漸漸代替了擁抱，沉默代替了說話。《風船演義》裏主角頭上的頭盔，正正象徵着為數不少的父子關係，在艱難的時代裏，要彼此了解，就如上太空般困難。

事先聲明，閱讀《風船演義》之前，大家最好有個心理準備，就是你會讀到一個年輕人用最大的勇氣，以最直接的表達方式，去把這個頭盔脫下來。而他深深明白，脫下頭盔，最難面對的，不是發現已經不再可能與父親對話，而是從鏡子中看到陌生的自己。這位年輕人經歷的難處、不安，或許每個人都有共感，人生本就是如此，是他也是你和我。然而，他的經歷，同時亦描繪了香港當下活在社會和家庭的夾縫之中的年輕一代如何自處，無論你來自什麼背景，都會感受到那股不可逆轉的張力。

Moses 是我今年畢業班的學生，然而這套作品我沒有幫上一點忙，因他一直很努力，也很清楚自己想表達什麼。很高興這份畢業作品能正式出版。這是他踏上風船的第一步，但願他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 黃照達

序二

去年夏天，我認識了鈴木嘉和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日本步入泡沫經濟時代。經濟膨脹，然後積存利慾；利慾薰心，直至整個世界被貪婪和瘋狂撐大至變形、扭曲。當時的鈴木是一所音樂素材販賣公司的老闆，管理着大大小小的業務，過着奢華滋潤的生活，極為風光。

然而，好景不常，物極必反，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鈴木亦隨之破產。經歷如斯重擊，鈴木固然灰心喪智，但在憂鬱之後，一九九二年，鈴木竟然做出比以往更為瘋狂的決定：搭氫氣球於天空穿梭，展開他的氣球冒險！

他的首次航行是在東京多摩河起飛，飛越一百多公里，前往千葉縣的九十九里海濱。幸運地，鈴木最後有驚無險地安全着陸。這個飛行上的小成，亦令鈴木心中的瘋狂迅速膨脹。奈何，這種不斷增生的瘋狂，終究還是一堆泡沫。

七個月後，鈴木展開第二次氣球冒險：在琵琶湖畔起飛，橫越太平洋，抵達一萬二千里外的美國沙山。最後，鈴木在飛行的第三天，與世界失去聯絡，在太平洋之上消失，直至二十六年後的今天仍然杳無音訊，後世稱之為「風船おじさん」（氣球叔叔）。

瘋狂、憂鬱、無力、自欺、死亡……我被鈴木嘉和生命中散發的種種氣息所吸引；並嘗試代入他的思想，想了解驅使他展開氣球冒險的真正原因。但當我越以鈴木的身份不斷思考，越發現其實他的行為並無邏輯性可言。他並不是想成為話題寵兒，也不是想再闖一番另類的事業；也許他這樣做，只是一種思鄉和懷古的體現。也許他心中仍然想念着舊日瘋狂卻美麗的光影聲色，但當現存的世界已經變樣時，他只能獨身扮演着瘋狂者的角色，藉此重溫舊夢，並以此華麗虛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風船演義》的最初創作動機便是來自於此。我希望將鈴木嘉和的瘋狂及憂鬱，以我的方式重現，所以我必須與自己促膝長談，了解我內心最為羞恥、最為恐懼的事到底為何。而剛好當時家父病危，但由於我和他的關係從小便非常惡劣（我想是中國人所謂的無仇不成父子），他的病帶給我的，只有無盡的壓力及難以啟齒的憎恨。我希望將這種複雜的情緒及私密的經歷梳理成故事，因此書中很多情節都是我和爸爸的經歷的「再現」。例如我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的香港——一個盡是離異與逃走的年代，除了是對應鈴木嘉和的故事，更是希望模糊讀者對故事真實性的掌握，帶出一種疑幻似真的感覺。因此，若我的真實人生是「正史」，此書則為「演義」——盡是我演繹過的真實感情和經歷。

《風船演義》除了是一本描述「可恥的過往」的半自傳，更是一冊表現了城市裏的人際疏離，以及各種病態心事的漫畫文學。我衷心希望自己及讀者都能在閱畢本書後，得到一份微溫，使大家能憑藉一絲火光，知道在這個孤獨的城市中，自己並不是隻身一人——驀然回首，總有我在。

————— Moses IU Heilun

「同枱食飯」其實係一種十分
親密嘅社會行為。

當你同親近嘅人一齊食飯，
你會感受到喜悅、幸福。

但如果每晚都要同自己關係疏離嘅
人一齊逼住食飯呢？



我嘅解決方法係：
直接當佢透明。



政府於昨日上午九時
宣佈全面清拆九龍
城寨的計劃。



發言人解釋指
中港雙方經過數
個月來的討論後，

達成一個共識，
知道九龍城寨的
環境問題受到市民
關注……跟住係下
節新聞……



政府指有計
劃於赤鱘角
興建新機場！



一年前爸爸確診肺癌。



發現已經係末期。



其實我真係冇好傷心；
反而係覺得佢個人好自私……



成世人都有畀過嘅咩屋企，
一嗰就話要死。



我先得十幾歲……
人咁個個仲靠緊父蔭；



我就俾自己老豆陰咗錢，
要照顧返佢轉頭。



不過，早在佢確診初期，
我已做定心理準備佢好快會走。

所以我都盡力放低一直
積存對佢嘅不滿……

陪佢走埋最後一段路，
當係還返養育之恩。

但日子一路過，越過越耐……
佢都仲係生勾勾係度。

而我亦因此感覺唔耐煩。
情況就好似煙花向天發射，
你期待佢三秒後就爆開；

點知十秒、二十秒、三十秒……
佢都仲未爆開，同時亦無墜
落……只係一直上升，令你一
直在等待中受折磨……

慢慢地，我意識到……

可能我……

好想佢快啲死。

風和演義

INTO THE AIR